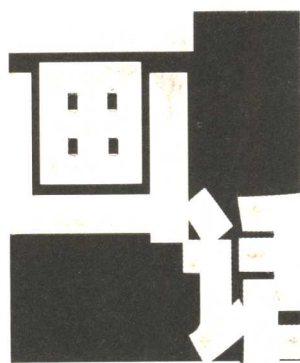


張愛玲



止庵 万燕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张爱玲画话

止庵 万燕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爱玲画话/止庵,万燕编著.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10

ISBN 7-80688-054-2

I. 张… II. ①止…②万… III. 插图-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7984 号

责任编辑 徐 晶

整体设计 胡晓丹

出版统筹 江奇勇

营销统筹 彭守晴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项 新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23075303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制 版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张爱玲画话

止庵 万燕 著

傳奇

玲張
著愛

一九四四年八月上海杂志社《传奇》初版本封面

“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张爱玲：《〈传奇〉再版序》

RAX 87/68



一九四四年九月上海杂志社《传奇》再版本封面

“书再版的时候换了炎樱画的封面，像古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喊嚓的浪花。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来代表书中人相互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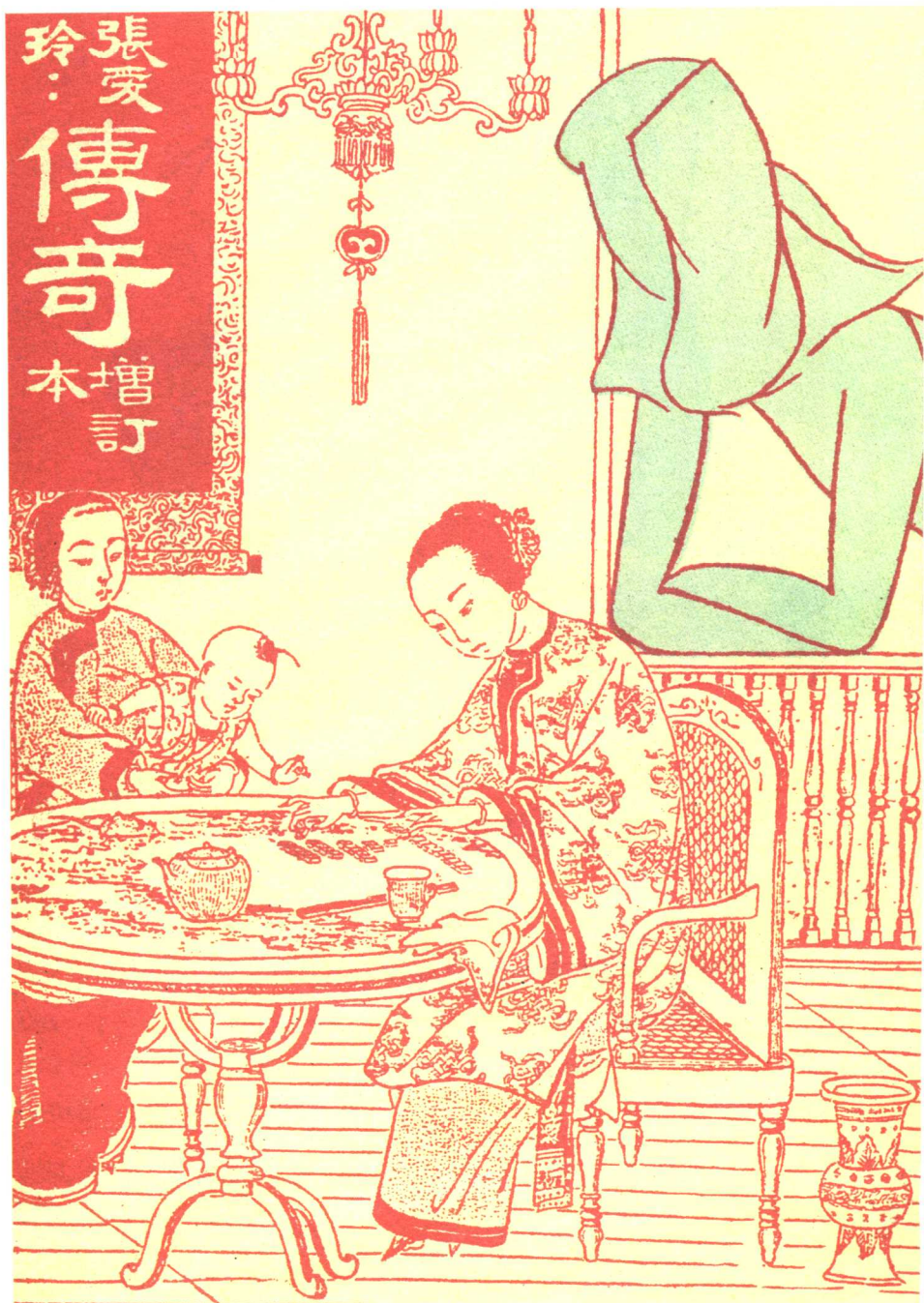
“炎樱只打了草稿。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我心甘情愿像描红一样地一笔一笔临摹了一遍。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所以西洋有这句话：‘让生命来到你这里。’这样的屈服，不像我小说里的人物的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哀的。”

——张爱玲：《〈传奇〉再版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传奇》增订本封面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国科学公司《流言》初版本封面（炎樱设计）

“以前《流言》是引一句英文——诗？Written on Water（水上写的字），是说它不持久，而又希望它像谣言传得一样快。我自己常疑心不知道人懂不懂，也从来没问过人。”

——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



苦竹

夏日之夜，
有如苦竹；
竹細節密，
頃刻之間，
隨即天明。

第一期

《苦竹》杂志封面



《苦竹》第二期



《苦竹》第三期

“我亦越发与政府中人断绝了往来，却办了个月刊叫《苦竹》，炎樱画的封面，满幅竹枝竹叶。……我办《苦竹》，心里有着一种庆幸，因为在日常饮食起居及衣饰器皿，池田给我典型，而爱玲又给了我新意。”

——胡兰成《今生今世·汉皋解》

“周作人翻译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知识分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不懂，随即又寻思，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有点什么东西罢？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张爱玲《诗与胡说》

“最近看到《苦竹》月刊，封面画真画得好，以大红做底子，以大绿做配合，红是正红，绿是正绿，我说正，主要是典雅，不奇不怪，自然的完全。用红容易流于火爆，用绿容易流于尖新，这里都没有那些毛病。肥而壮大的竹叶子，布满图面，因为背景是红的，所以更显得洋溢活跃。只有那个大竹竿是白的，斜切在画面，有几片绿叶披在上面，在整个的浓郁里是一点新翠。我喜欢这样的画，有木板画的趣味，这不是贫血的中国画家所能画得出的。苦竹两个字也写得好，似隶篆而又非隶篆，放在这里，就如同生成的竹枝竹叶子似的，换了别的字，绝没有这样的一致调和。总之，这封面是可爱的，有东方纯正的美，和夏夜苦竹的诗意不一定投合然而却是健康的，成熟的，明丽而宁静的，这是属于秋天的气象的吧，夏天已经过去了。”

——沈启无《南来随笔》

止庵 《传奇》人物图赞

目次

- 003 小引
- 006 茉莉香片
- 016 心经
- 028 倾城之恋
- 038 琉璃瓦
- 042 金锁记
- 056 年青的时候
- 062 花凋
- 068 红玫瑰与白玫瑰
- 086 附：看张小集

我是一个“张迷”，但我是“旁观者清”的“迷”。觉得张爱玲的《传奇》等，诚为中国小说登峰造极之作——在她之前有鲁迅，之后好像就没有什么人了；她的《流言》，在中国散文中也当名列前茅，然而一向对此很少发表议论。去年万燕兄过访，谈及张爱玲颇多画作，却从未收集成书；我想这倒也有意思，于是议定合写一本《张爱玲画话》。万燕兄乃张爱玲研究专家，所著《海上花开又花落》我亦曾拜读；《画话》一应资料，也是她搜集的多，我提供的少，总之很沾了些光。至于所说：“这本书，我和止庵谁离了对方，都可以做，”于她是句实话，于我倒也未必。不过人海茫茫，彼此所好相同，殆是缘分使然。此番合作很愉快，或亦不无成功之处。

却说《传奇》所收小说在杂志上发表时，张爱玲共为八篇绘有插图，依次为《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琉璃瓦》、《金锁记》、《年青的时候》、《花凋》和《红玫瑰与白玫瑰》。其中体现作者对于人物的某种把握，或有超出文字表述者，似

乎未曾为论家所特别留意。现在就来谈谈看法。当然我并不认为这八篇都是作者最佳作品，此外所特别中意的还多；然而写的乃是“图赞”，只能限定在此范围之内，别的只好另找机会谈了。又《传奇》一书五十年代在香港重印，已改名《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以后皇冠出版社推出《张爱玲全集》，又分为《倾城之恋》和《第一炉香》两册。这里仍袭用旧日书名，引文则据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传奇》增订本录出。

《茉莉香片》等篇，过去读过不止一遍，这回又都细细读过。一总有些印象，不妨趁便一谈。张爱玲的小说布局精巧，构思谨严，任你如何推敲，总归滴水不漏。而她驾驭语言真是得心应手，繁则极尽秾艳，简则极尽洗练，一律应付自如。张爱玲一并展示了中国小说和中文最美的收获，与一般有心无力或有力无心者，殊不可同日而语。论家每以题材渺小或狭隘为由，轻言她不够伟大，实为皮毛之见。无拘什么题材，全都有待开掘；伟大不在表面，在于对人性更深层次的揭示，而张爱玲把人性的善与恶都刻画到了极致。以此而论，还得服膺胡兰成从前所言：“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至于或嫌她未曾展现理想，塑造英雄，岂不知伟大深刻之处正在于此。张爱玲非但没有受到时代局限，反而超越了所处时代——她无非不骗自己，也不骗别人罢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杂志》第十三卷一期，刊有《女作家聚谈会》一文，载吴江枫问：“张爱玲女士的小说都是自制插图的，非常精美，不知张女士对于小说中的插图有什么意见？又喜欢那一位画家的插图？”张爱玲答：“小说中的插图，我最喜欢窦宗淦先生的。普通一般的插图，力求其美的，便像广告图，力求其丑的，也并不一定就成为漫画。但是，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也就达到一部分的目的了。”那么她所画插图，是为既不美化，又不丑化，力求其真的一路。所说“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

力”，单就艺术手段而言，旨在强调小说某些内容，尤其是人物形象特征。由此亦可得知，形象描写作为她塑造人物之重要手段，具有特别意义。张爱玲所写所绘，一概烂熟于心，显出揣摩功夫非同一般；绘画技巧又确实不俗，端的文笔到，画笔也到，足以相得益彰。

写作之时，北京大疫流行，出门受限，访客绝迹。历年搜集的有关资料，大半留置城内旧宅，一时无法取得，手边所有者寥寥无几。其中唐文标《张爱玲研究》、水晶《张爱玲未完》和张健《张爱玲新论》诸书，殊浅薄不足道；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虽然较为著力，但也不无牵强。傅雷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立场近乎可笑，绝非公允之作；胡兰成的《评张爱玲》、《张爱玲与左派》及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和耿德华《失落的缪斯》中的有关章节，洵为知人之言，惟篇幅有限，难以面面俱到。此番只好自说自话；其为他人所一再道及者，不再重复。然则所见既寡，虽力求独出心裁，仍不免拾人牙慧。好在此非正式论文，不过就张爱玲笔下若干人物略说一点感想罢了。

李焱、刘宏、万燕诸兄，通过电子邮件给我不少帮助。《诗》云：“嘒其鸣矣，求其友声。”幽居日久，不无感触；借此纸端，以志鸣谢。

“图赞”之外，还把过去所写几篇短文辑为《看张小集》。有的话题那里谈过了，现在就少说一点儿，以免辞费。迄今为止我关于张爱玲的文字，全数在此；实在谄陋寒酸得很，俟之他日用功好了。

二〇〇三年五月十五日

聂传庆与言丹朱

*

凡标*者题目为寄者代拟，下同。



茉莉香片

原载《杂志》第十一卷四期(一九四三年七月)



“后面那一个座位上坐着聂传庆，一个二十岁上下的男孩子。说他是二十岁，眉梢嘴角却又有点老态。同时他那窄窄的肩膀和细长的脖子又似乎是十六七岁发育未完全的样子。他穿了一件蓝绸子夹袍，捧着一叠书，侧着身子坐着，头抵在玻璃窗上，蒙古型的鹅蛋脸，淡眉毛，吊梢眼，衬着后面粉霞缎一般的花光，很有几分女性美。惟有他的鼻子却是过分的高了一点，与那纤柔的脸庞犯了冲。”

“言丹朱大约是刚洗了头发，还没干，正中挑了一条路子，电烫的发梢不很翘了，直直的披了下来，像美国漫画里的红印度小孩。滚圆的脸，晒成了赤金色。眉眼浓秀，个子不高，可是很丰满。……一件白绒线紧身背心把她的厚实的胸脯子和小小的腰塑成了石膏像。”